

日本“高考”及教育界的郁闷

今天日本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焦虑。日本向世界贡献了许多诺奖获得者，但许多专家断定未来日本不会再现那种辉煌。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改革，培养创造性人才。

2021年1月即将实施的日本“高考”面临“疫情”与“新型高考”的双重不安。

首先，“疫情”正在威胁日本高考。2020年末，整个日本列岛疫情再次强力蔓延。日本舆论高度关注定于翌年1月16、17两天举行的日本全国大学入学统考能否如期实施。

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分两个层次，首先是“全国统考”，另外还有各大学分别实施的校内考。人们担心，全日本各大学的“校内考”时，数十万考生必将在全国移动，这些人乘坐飞机、新干线，可能带来新的感染。

2020年3月疫情出现时，有些日本国立大学取消了3月份的校内考，这些大学仅靠全国统考成绩录取考生。据悉，关于2021年考生录取办法，有些大学已决定取消校内考，仅使用2021年“共通test”成绩来录取新生。

目前，日本“高考”最大的不安乃是来自这种“新型高考”本身。此前的“旧高考”被称为“中心试验”，是“独立行政法人大学入试中心”出题，各大学共同实施的“日本高考”。这种高考在实施了30年之后，已于2020年1月终结。2021年1月导入的这个新型高考，正式名称为“大学入学共通test”。日本教育界以及媒体，都在高度关注2021年的新型高考，因为这个考试，是检验近年日本教育入试改革的标志。

今天日本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焦虑。日本向世界贡献了许多诺奖获得者，但许多专家断定未来日本不会再现那种辉煌。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改革，培养创造性人才。这次改革目的，原本是要放弃死记硬背，考查学生运用知识思考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但是这种设计也无法避免“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”的问题。因为如果放弃选择题，采用记述式考试，



刘迪

必然要投入大量人力判卷。更为头疼的问题是，很多记述性答卷，将不可避免出现主观判断差异。这些问题在非常在意平等的日本，都是重大问题。因此，许多改革设计不得不做大规模修改。例如因“技术问题”，2021年1月的日本高考，有关“说英语”的考试被“叫停”。

新型高考遇到很多问题，也遭受很多质疑。改革后的“说英语”考试，要委托民间机构实施。对此许多著名大学学者表示不屑，认为民间机构的水平无法代替学术机构的命题。另外不少教育问题专家对增加说英语考试表示不解。例如牛津大学教授荻谷刚彦在其最近刚出版一本书《关于新冠病毒后教育的建议》中，对高考增加说英语考试的意义表示怀疑。

这次大型考试改革目的之一是要“适应全球化要求”。新的“大学入学共通test”英语考试增加了“说英语”考试。荻谷刚彦认为，日本高考增加说英语内容，其实表现了日本人对不能“说”英语强烈劣等感。荻谷刚彦说，这其实表明日本追赶型国家心态仍未消除。

目前日本在小学5年级开始英语教育。但是问题是，大量小学英语教师也说不英语。荻谷刚彦说，这种考试改革的目的是要增加“讲英文的日本人”，但荻谷刚彦质问道，如果日本人会说英文了，那下一步日本人、日本社会究竟想做什么呢？他认为目前这种改革要求的英文水平即使达成，日本人的英文水准距离实际在英文环境中工作，仍还有很大距离。

荻谷刚彦在其新书中回顾说，明治时代早期，日本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初期，使用英文教科书，聘用大量欧美教师，但在20年间即全部换成日文教材，用日本人教师。他说，这种西方文明的日语转化，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实现。■

如果日本人会说英文了，那下一步日本人、日本社会究竟想做什么呢？

✉ [发自东京]